

序

詞章學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

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賡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

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

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
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
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
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
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
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
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
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
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
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
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列在六經而實史書之權輿也涑水通鑑紫陽綱目實祖之左傳

列在十三經而亦史書之圭臬也。龍門以下廿四史實宗之。古今討論此書者數十百家。而元凱之注獨行至今。蓋於此書致力深矣。此篇叙經傳之緣起。及其義蘊。後幅辨正謬說。可謂識議俱超。何義門稱爲典核詳明。先儒說經良有以也。至其行文從容不迫。淵懿樸厚。猶有漢人遺意。學者宜細參之。

首段叙春秋之緣起。由起首至以爲所記之名也。言名春秋之故。筆意簡爽。由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言有春秋之故。韓宣子至段末。借宣子贊歎作收。以上均在春秋前一層。尙未說到本位。次段乃說到孔子所修之春秋。由段首至多違舊章。言周末春秋多失舊法。不如盛時之明備。是孔子修書前一層。仲尼因魯史至段末。言孔子修之之故。筆意疏朗。三段言左氏傳春秋之意。由段首至不刊之書也。言春秋淵源所自。由故傳或先經至非聖人所修之要故。

也。言左氏意在發揮經文。凡所敘述。皆本聖人之旨。（由身爲國史至段末）又言左氏爲文之旨。意在使學者玩索傳文。自可得經文之旨。然此數行。實爲讀書要訣。非有心得者。不能道。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道也。與此處互相表裏。皆古人苦口訓世之言。學者最宜潛心玩味。不可滑口讀過。四段切實發揮經傳體例。（由段首至以成一經之通體）言左氏所以發凡起例。皆本之經理之常。周公之法。仲尼之所修。並非以意爲說。以上是發凡正例。（其微顯闡幽至曲而暢之也）言左氏又於正例外。發明春秋未言之意。與言外之意。是爲新意變例。（其經無義例至非例也）言於正例變例外。亦有據事直書者。是爲歸趣非例。以上三端。是言左傳發揮春秋大旨。（故發傳之體有三二句）一句結上。一句開下。（一曰微而顯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解釋例情。詞簡義備。先釋其義。又各舉其事以證之。

極簡當極清晰（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總括經傳大旨以收束上文。詞意均極老當。五段言自己作集解之事與其宗旨。（由段首至皆不其然）承上文略作駁難。（答曰至故當依傳以爲斷）言春秋之旨須傳乃明（古今言左氏至適足自亂）言治春秋者不能通其變復不能深究左氏之旨則妄引他說何以得其綱要（預今所以爲異至蓋邱明之志也）言自己宗旨以傳釋經以經合傳而又推變例簡二傳以翼合春秋之大法（其有疑錯至以見同異）言有疑者闕之而先儒之不同者參考之總不敢流於臆斷（分經之年至釋例詳之也）點清作書名目與其歸趣。六段假問答以闡緯家支離之說以明春秋乃聖人不得已之作而其發揮聖人心中事處尤爲能見其大（由段首至敢問所安）歷引諸家緯說以究其義（答曰異乎余所聞至固所以爲終也）言聖人任斯文之統而又感於麟出此其所以爲作書

首段以德字陪起
倒功字是一篇主論
之根

之終始也。曰然則春秋至此其義也。答黜周王魯之說。抉透聖人心事。義正詞嚴。若平王以下云云。深得聖人夢見周公。與爲東周之意。文情樸茂。淵懿粹然。儒者不愧經生家言。若夫制作之文。至非所聞也。是答微文隱義之說。言聖人立言自有體要。可以免患。無須隱諱以避之也。子路使門人爲臣。至又非通論也。是答素王素臣之說。駁得簡捷。先儒以爲至篇末。隨引隨駁。隨斷筆筆簡爽。以是答經終孔邱卒之說。

陸士衡豪士賦序

(申明首二句)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惟其所遭遇。落葉（前成功之人。通念其會。筆曲而妙。言始而訖。）。候微風以限。而風之力。蓋寡。蓋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限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

次段言齊王恃功妄
冀非分終為傳威之
理

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祓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起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各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

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襲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瞻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

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
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勗。此之不爲。彼
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
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此篇與班叔皮王命論相表裏。均爲觀視神器者發。班以氣勢豪邁勝
陸。以意致綿密勝。可謂異曲同工。然班於此隗囂言。係答其所問。故可直
言無隱。暢所欲言。陸於齊王問。係逆探其意。故宜曲爲諷諭。從容不迫。
蓋陸之措詞。較班爲尤難也。

首段以德陪起功字。見得功不足恃。是一篇立論之根。首二句以德字
壓倒功字。何則。以下二句申明首二句之意。存夫我者四句。仍係頂上
德功兩層。言德有常而功無定。（落葉俟微風至不足煩哀響也）喻成
功之人。適逢其會。未可遽爲足恃。筆曲而妙。言婉而諷。雋永耐人咀嚼。

耐人咀嚼

鍾鍊

（是故苟時啓於天至段末）承明喻意。令恃功而驕橫者奪氣。次段斥言齊王恃功。妄冀非分。終無倖成之理。段首三句。提空立論。若不爲齊王發者。然已緊緊扣定。移置他人身上。不得妙妙。（夫我之自我四句）言競爭之心。人不能免。物亦同然。引起下意。（夫以自我之量至任出才表者哉）承上刺入齊王身上。形容器小之人。窮神盡相。而筆勢跌蕩。亦顧盼生姿。（且好榮惡辱至天可讐乎）言人君大柄。人臣不可妄干。（而時有袷服荷戟至自下裁物者乎）言細微之人。尙有謀逆之事。而操大權者。尤易生其希冀。（廣樹恩至必傷其手）言妄冀非分之人。徒勞無益。數語動魄驚心。字經鍾鍊。（且夫政由甯氏至非其然者與）承上意。歷引古人爲證。言人臣而侵人君之權。必干人君與旁觀之怒。筆意整飭。（嗟乎光於四表至段末）承上公旦博陸而詠歎之。以見爲臣之不易。伊生文子二句。稍涉附會牽強。固其所也。句頓住。言

人臣妄干。宜膺顯戮。找足本段之意。三段承上段之意。而暢論之。精理名言。奔驅腕下。實爲一篇之警策。（由段首因斯以言至聖哲所難者哉）仍承公旦博陸言。吞吐最有機勢。（身危由於勢過至而禍至之常酷也）語語警悚。字字凝鍊。足以喚醒痴迷。乃古今奸宄。前車既覆。後車不鑒。亦獨何哉。熟讀此等文字。氣槩定自不凡。（聖人忌功名之過已三句）總上意作收。四段引入正路。冀其持盈保泰。以免禍。是一篇歸宿處。筆意亦近王命論收段。（由段首至欲莫順焉）言賢愚之所見不同。而能安分知足。亦自無害。（借使伊人至而名愈邵）言齊王若能盛滿知戒。必能德成名立。而免敗亡。（由此之不爲至篇末）用反掉之筆。悚語危言。足以寒奸雄之膽。乃齊王竟不知懼。豈非利令智昏哉。古人謂大奸實大愚。不謬也。

邵子湘曰。文體圓折。有似連珠。舒緩自然。自是對偶文字之先聲。而氣

淳力厚。未易到也。

方伯海曰。按大意總見古來功高位重。雖聖賢處之。尚多疑謗。懼不克終。况僥倖一時之功。翹然自負。睥睨神器。把持朝野。不知辭寵去勢。慮患防危。怨毒既盈。凶禍立至。位其可恃乎。篇中將功不可獨專。位不可自擅二意。夾行到底。宏論崇議。有上下古今之識。有馳騁一世之才。固卒不悟。復蹈趙王倫之覆轍也。噫。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

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二句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二句又不載一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光明磊落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首段爲許遠辨冤

往復曲折寫出
許遠心事辭氣
最為激昂跌宕
次段就傳聞之
說而力駁之

三段總論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
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
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
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
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
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
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
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
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
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